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 第二十一回 太平莊真人審妖 李天王回歸金闕

詞曰：妖狐戰敗，枉自逞凶作怪，明明有仙真，更有天神在。危殆危殆，險把身形損害。搖尾悲哀，多情周子傷懷。天王欲除害，仙道善門開。合該，合該，今生種下將來。

話說玉面狐跪在法台之下，就如人犯王法身無主的樣式，低頭而伏，連動也不敢動。呂祖見他如此，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你這孽畜實該誅戮。無故興邪，採陽補陰，傷害人命，殘毀聖像、經卷，與山人抗衡。你想想，山人說你應犯天誅，罪在不赦，是也不是？那延壽兒，老蒼頭只此一子，你將他吃了，難道你也忍心？周信被你擺弄的，若非山人九轉金丹，此時早作短命之鬼。你看看他那虛怯之態，尚在未痊。」說著，又吩咐蒼頭道：「你到書房喚出周信，叫他來看看他這千金小姐。」

這周信聽蒼頭叫喚，連忙扶著僕人來到法台之前，雙膝跪倒叩頭，拜謝神仙除妖救命之恩。拜罷，猛一抬頭，不覺唬了一跳。只見紅繩拴著一個煞白的臉、九節尾、毛烘烘的狐狸。這九尾狐見周公子，不覺形相帶愧，就如恨不能要鑽地窟窿是的。你看他雖是披毛戴角的畜類，也會傷心滾淚。那光景，彷彿思量：「周公子當初原是氣壯神足的風流子弟，如今剩了一把骷髏細骨，皆是我採補，受了虧損。」滿心裡雖是後悔心疼話語，卻是說不出來。周公子乍一看見，本是一心的害怕。如今又仔細一瞧，項披紅絨套索，拴在那裡，一堆毛團似的跪著，抵耳受死，搖尾乞憐，那樣兒直不及豬狗。又見那二目，淚痕滿面，一肚子的羞愧傷情，竟似有無限的留戀悔恨，不能出口的樣子。周公子看罷，心內實在不忍，早把恨怨妖精、懼怕狐狸兇惡的本相置之度外，化為烏有，反生出一種憐惜疼愛之心，竟想當時化胡小姐的模樣，那些恩情歡愛：「今日遭擒如此，雖然難看，大概既能幻化人身，必定還通人性。我何不哀求眾神免他一死，也不枉與他同衾相好一場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玉面狐見了周公子悲傷落淚，周公子欲與妖狐乞命求情，便仍是情緣不斷，冤債未清，割捨不開，循環道理。且說周公子思前想後，於是扎掙著病軀，打疊起至誠心意，向著法台復又磕頭，連連哀告道：「天神上聖，此事乃是弟子周信年幼無知，引火焚身，開門揖盜，自招其害。既然神聖不究周信違禮犯法，恕弟子苟合私通貪淫之罪，恩賜金丹，得全性命。也求道祖、天神格外施恩，再恕妖狐迷人小過，表天地好生之大德，免其廢命誅首之劫，惜其參星拜鬥之功。冤可解而不可結，量神聖必達此理。」說罷，俯首在地，兩淚交流。

呂祖聽罷，尚未言語，天王便大怒，用手將周信一指，說道：「你這無決斷的孺子，戀情慾的癡兒，真是愚蒙不講道理。你得了性命，尚未復舊還原，便忘了妖精害你的仇恨。常言說：『以直報怨。』看你竟是以德推怨。當初妖狐何嘗待你有真情實意，你反這麼與他講情。大丈夫從來恩怨分明。妖精與你有殺身之恨，傷害你家嬰兒，你應該將他恨入骨髓，食其肉寢其皮，才是大丈夫所為。你看看眾天神費盡龍虎之力，好容易方將他擒住，你這不知事的呆癡，輕言將他放了。你真是枉讀了詩書，呆癡之輩。他對你流淚，這正是貓兒哭鼠假慈悲。你趁早躲開，不必哀憐求告。這等萬惡妖邪，誅滅他准保他心服口服。」周公子聽了天王之話，並沒鬆放之意，正要再往下哀告，只見天王已將寶劍亮出，喚了一聲：「丁甲天神，即早與我將妖狐斬首。」眾天神忙遵法旨，接過天王寶劍，答應一聲，便要將玉狐問斬。唬得九尾狐與周信兩淚交流，一齊叩首。周信再三禱告求說道：「天神、上聖大發宏慈，饒放妖狐之命罷。」

此時，純陽大仙見周信與妖狐如此可憐，心中十分不忍，口中說是「善哉，善哉！」忙道：「劍下留情。且請天王息怒。」天王見純陽大仙阻住斬妖，忙道：「上仙不必憐他。看這樣淫邪滔天之惡，實難饒恕。這周信孺子與他討情，豈非無知之甚。」呂祖道：「周信固是恩怨不明，不合中道。但看他這等懇求，其心真而且誠，尚可原諒憐憫。此乃是藕斷絲連的情根纏綿，柳絮絮起的孽債變遷，以後自有應驗。從來仙道總以慈悲為主。」

這純陽老祖到底出家人的心性，慈祥善念，見玉狐有痛自改悔之意，便欲開脫釋放，故此講這天數難移，循環之理，以驗前因後果，變遷之道。豈知天王心中不以為然，聽罷呂祖之言，說道：「上仙若因他們哀告，將妖狐赦放，何以表天理昭彰，輪回報應，以警將來妖怪效尤？上仙若說可憐他修煉的功夫，誅之不忍，憫他此刻悔恨，滅之不安，何不想老蒼頭之子被他這惡狐傷害？人命至重，應犯天誅，早就應該詔取應元普化天尊，霹靂一聲，劈了這淫邪肆凶的妖怪。如今既擒住他，復赦放去，豈不是無了果報循環的天理？莫若將他誅戮了，以快人心，以昭天道。」呂祖道：「上聖說的固是天心正道、報應至理，無奈山人既要釋放妖狐，定不敢滅其天理，致延壽兒之命枉死冥途。自然與他解釋開了冤孽，令延壽起死回生。」天王道：「上仙之言差矣。常言說：『人死不能復生。』何況延壽兒被妖狐害的碎屍粉骨，狼藉不堪，焉能再返人世？」呂祖道：「此術在別的教中自然未有，惟我玄教卻有這等法術。山人欲學莊周，運玄機之姑菜，點化骷髏之骨，將延壽救活，以免此後冤冤相報。」天王道：「上仙雖如此，但到底不合賞善罰惡的至理說。然上仙用術救活了延壽，難道妖狐殘毀聖像、聖經，迷惑周信，以至九死一生，就不算過惡了？還是將他殘滅，以彰天討，免的將來再有妖魔援此為例，亂作胡行。」呂祖道：「上聖不必如此拘泥。焉有妖怪再敢這等與邪作耗？」天王聽罷，並不作聲，那意見務要將妖狐除滅，覺得方合天道曲直。

呂祖是修煉過來的大仙，知道修煉工夫不易，所以欲發一片慈心，並非偏護妖狐。彼在法台上談論，天王是要活除怪，遵神道的賞罰分明；呂祖是欲妖狐改惡從善，彰仙道的方便慈悲。天王與呂祖口角言詞之間，似浮露著有些參差不合之意。總而言之，神道與仙道通不能悖違天理。天王奉昊天敕命，欲將九尾狐置之死地，呂祖本當與天王分辯，無奈乾礙著天王是自己請來捉妖的天神，不能相與執謬爭論。再者天王倘若一怒，執意不從，當時將玉狐斬首，豈不是欲赦其死，更速其死麼？那時，縱然可惜他成了丹的大道也無益了。不如趁著周公子哀憐之際，妖狐未斬之時，將眾天神齊送歸天，免的天王不依，一怒之間，喪了妖狐性命。呂祖想罷，於是便忙吩咐蒼頭：「取硃筆、黃紙伺候，待山人畫符送聖。」蒼頭設擺已畢，呂祖將黃箋鋪在案上，筆蘸清泉，硯磨朱敕色，閉目含睛，掐訣念咒，秉虔心，按著先天神人法書，便畫雷霆牒印。一筆筆字走龍蛇，寫罷遞給蒼頭說：「速去法台前焚化。」

蒼頭領命焚訖，只見哧溜溜一股清煙衝空而起，果然仙家敕令神奇奧妙，登時天際稠雲鋪滅，黑漫漫的遮住世欲之人眼目，忽又一陣雷雨，天神便一齊昇天。呂祖在法台控背躬身，送神歸位之後，登時祥雲四散，眾神已到天庭靈霄殿上。天王奏明玉帝，言妖狐已歸道教發落。玉皇爺准奏，記下了天王討妖降怪的功勳，又發下一道詔旨，令太白金星敕命四位功曹，捧到塵界，交純陽子呂洞賓開讀。

太白金星領了御旨，傳與值日功曹，功曹神即捧天詔，駕著祥雲，逕往下界太平莊法台而來。此時呂祖送天神尚未歸坐，只見一朵祥雲自天而下，降到法台之上。呂祖識是值日功曹，連忙恭身迎接。功曹道：「小神奉玉帝敕命，賜上仙保詔。上仙可備香燭，俯伏案下，以聽宣讀。」呂祖連忙令人備辦妥當，跪在香案之下。功曹神捧詔讀曰：

人詔純陽子呂洞賓，卿在塵界之中，夢醒黃梁，積修至道。天經地緯，悉已人通；萬法千門，罔不盡歷。救災拔難，除害蕩妖，功濟生靈，名高玉籍。今妖黨既已授首，百姓法此安生。敕卿為中八洞群仙領袖。所餘未誅的九尾妖狐，任卿按天律處置。欽哉！詔書到日，信詔奉侍。

功曹神讀罷，呂純陽再拜，受詔已畢，功曹神仍復駕雲昇天，回繳太白金星，奏明玉帝而去。這話按下不表。

且說托塔天王率眾神昇天之際，一陣子風雲雷雨，眾僕人與長工佃戶俱都躲在房屋之內去避雷雨。法台之下，只剩了癡情周信與九尾妖狐，跪伏在雨水泥泞之中，淋的身軀如水雞一般，還兢兢戰戰向著台上磕頭哀告。好容易盼的雨止雲收，可巧功曹神又至，更復遲延了多時，那周信尚還不肯起來，只是那裡陪著妖狐悲啼。

此時呂祖在法台下，見他兩個如此纏綿留戀，心中實不忍看。想著：「似這等情癡恩愛，縱有利刀慧劍，也難斬斷這樣的情根。人畜雖然別，看這點真情割捨不開的意思，卻與人一樣。這光景是，若死須在一處，絕不各自偷生，猶如捉對的蠶蛾，至死不放一般。就是比較起人間的真夫婦來，尚還不及他倆情意懇切呢。莫若山人開一線之路，再看他將來修煉何如。倘若妖狐回頭苦煉，向善改惡，山人今日一施恩惠，便可保住了金丹大道。若是仍然不息邪念，再犯了罪惡，那時再行誅滅他不遲。」這是呂祖憐惜修行苦處，恐將玉面狐萬載道術一朝消滅，故於天王未去之際，便替玉面狐開通活路。再者，純陽老祖昔日也係秀才出身，今見周信斯文一脈，不覺也是憐惜，所以先用金丹延他的性命，知道他與玉面狐有前因後果的姻緣，欲成就他兩個的感應之數。況且周公子為玉面狐哀求免死，那等真實意，慚慚悲哭的樣兒，令人看著惻惻不忍。又見妖狐那光景，已是良心發現，似甚痛惜周公子病體支離。雖有人身、畜類的分別，看他兩個卻倒一般受厚恩深。

呂祖爺想罷，把驚醒木一拍，厲聲斷喝道：「你這弄嬌媚的妖狐，前者山人用善言將你教化，你反敢違背我的牒文，抗拒我的法命。今天神降世捉你，不說早早投降，你竟敢率眾妖前來拒捕，罪犯天條，定難輕赦。今被擒獲，尚有何說？」此時玉面狐聽著呂祖一問，唬的魂不附體，雖然不能說話，卻直是磕頭，叩首碰地，如搗蒜一樣，那意思也是要求著赦罪不究的樣兒，畏懼之甚，眼淚直傾。一旁裡周公子惟恐呂祖叫玉面狐伏誅，聽罷呂祖之話，便放聲大哭，哀求道：「祈上仙大開法網，饒放妖狐一死罷！這事是弟子周信枉自讀書，自招的禍患，飛蛾投火，自找焚身。妖狐雖然有過，卻因弟子而起。上仙劍下留情，恕了妖狐，請將弟子誅戮，弟子無恨怨。我周信今日一死，明日就可轉生；倘若是上仙今日斬了妖狐，豈不枉了他數千年的修行，再也無時可補了。」

呂祖本來並無殘滅玉面狐之心，今又聽了周信這派言詞，想道：「此子說的話，卻倒是玄機至理，爽快丈夫。卻並不是專貪情慾，偏護狐精，倒是一位仁厚至誠君子之心，不念舊惡之意。看來此子根底不俗，日後一定福祿禎祥，身名榮貴。倒不如山人顯顯後能，開放了妖狐，救活了延壽，免的因迎喜觀道士受辱，令人日後輕視了玄門仙教。」

於是，呂祖望著周信說道：「看苦苦的哀乞，自有一定發落處分。你且不必跪著，山人有話相勸於你。」周公子聞聽，磕了個頭，戰搖搖的慢慢爬起，躬身控背，聽呂祖吩咐。純陽老祖一見周信人物整秀，標格不俗，不禁歎惜說道：「周信，你自清明與妖狐相遇，原是一念之差。從來拈花看草，青春子弟往往皆然。少年兒女時節，不免花前月下；美貌才子佳人，難免傷風敗化。何況妖狐最淫之性乎？但人生之精神有限，幽期密約，歡會無窮。豈知淫欲過度，即便病人膏肓，為歡無幾，即便亡身廢命。似你若不遇山人，豈不幾幾乎與鬼為鄰了？山人勸你從今須要養氣讀書，光前裕後，發覺悟之心，破色迷之障，痛改前非，尚未為晚。從今後病體一好，休妄動，再不可無故閒遊，去惹妖狐。弱身軀，須滋補，調飲食，氣養足，莫妄想，把藥服，百日後方保精神復舊如初。身體健，再讀書，欲潛修，須閉戶。文與詩，詞與賦，用心思，宜純熟。須知皇天不負苦功夫。文錦繡，字貫珠，登雲路，出泥塗，前程遠，志氣舒。到那時，功名成就，豈不自如。山人的金石良言你須切記，仿學正心誠意千古的大儒。」

卻說呂祖吩咐周信已畢，復向玉面狐說道：「你這妖狐既然拜鬥參星，修行煉道，得化人身，應知法律。雖係周公子與你調情，有失正士之規，你引誘他，有負修煉之正道。然此不過夜去明來，攜雲握雨，犯了淫戒，還不算你作畜類的大罪惡。似那延壽兒，原是無知的頑童，與你有甚麼仇恨乾礙之處？你這妖狐竟將他嚼個稀爛，致使老蒼頭絕後，孤獨無依。你的惡處雖是一言難盡，但別的眾過俱尚可恕，惟這一件，你想想，自古及今，殺人者償命，你既犯了這人命關天的殺戒重情，實是非同小可，便應授首伏誅。」

這玉面狐自從呂祖數落之際，就如世人失了魂一般，昏昏沉沉，不言不語，也不知純陽劍下饒命不饒。今忽又聽提起延壽兒一件公案，更似五雷轟頂，嚇的渾身亂戰，軟癱在地。大凡畜類，雖不能說話，他要作了歹事，有人處置他，他心裡也知是自己過惡，便也能低頭領罪。所以玉面狐聽著呂祖說的他情實罪當，惟有哽噎悲塞，伏首點頭而已。

呂祖爺將妖狐斷喝了幾句，復又吩咐蒼頭道：「你速去將長工、佃戶傳來伺候。待山人運展法力，將嬰兒救轉，與你們解冤釋怨。」蒼頭應命，連忙將眾人傳喚齊備，敬候純陽老祖命令。

不知延壽兒可能還陽不能，請看下回分解。